

* 此篇榮獲 2023 桃城文學獎小說組首獎

消失的鈔票

「阿母，『那隻』去哪裡了？」甫起床，他在幾處牠習慣待的地方尋不到後，問了坐在晨光下剝高麗菜葉的母親。

「不就在那裡嗎？牠最喜歡待在灶腳了。」他的母親頭也沒抬，彷彿他問的，是找不到襪子那般的小事。

「沒有呀。」

沒有呀，他又說了一次。灶腳空蕩蕩的。牠喜歡灶腳，冬天暖，夏天涼。但牠就是不在那裡。

「你找仔細點。不要窮緊張。」

「都找過了，沒看見。牠有沒有走出去？阿母妳想想。」

「牠若是想走出去，難不成我還可以攔住牠？」她有些好氣，但還是停下剝菜的手，想了想，「不然去李叔那邊找找，說不定牠跑去吃他曬的蘿蔔乾。」

去李叔家的路上，會經過一片鳳梨田，田裡種的是「金鑽」。從鳳梨葉張狂且變紅的樣子，他推測六月就可以收成，這件事讓他高興。他喜歡金鑽鳳梨，不是因為好吃，而是因為名字唸起來喜氣，是一顆顆在田裡折射甜美日光的金塊般的鑽石般的存在。

李叔在庭院曬蘿蔔乾，背對外頭的一切。李叔同他們一樣向來孤僻，若不是那隻常常不請自去，兩家也很少說上話。

「李叔。」他喊得太小聲，又喊了一次。

「欸。」李叔回頭時，表情有些迷茫，彷彿不清楚自己身在何處。

「那隻有來你這嗎？」

「你家那隻孔雀喔？沒捏，牠沒來。」李叔再次背對他，想到什麼又轉過身，一語雙關、自認好笑地說：「啊哈，你讓『鈔票』跑掉囉？」

「鈔票」就是孔雀的名字。他取的。

他跟著哈哈兩聲，道謝，離開，望向那條與鈔票一起走過的小路。小路上栽了幾棵鳳凰木，現在不是花季，沒有橙紅的花，只有黑褐莢果垂掛著，孤零零的，被風吹落時，在地面發出了空洞的聲音。咚。彷彿也在問鈔票去了哪裡。

一開始鈔票怎麼來的，說了沒人相信，索性都說撿到的。

撿到的？聽的人會覆述一次，似乎在思索何處能撿到一隻孔雀。撿到的。他也會覆述一次，讓語氣更為堅定，讓撿到孔雀成為一件隨時都有可能發生的平常事。

若認真要解釋孔雀的來由，故事曲折，必定要從半年前那張刮刮樂說起。

他自然是沒有閒錢買刮刮樂，將刮刮樂塞進他戴手套的手裡的，是種鳳梨的老徐。老徐的鳳梨田有十八甲，在民雄頗具規模，收成期間定要找像他這樣的臨時工來幫忙。那日採收結束，老徐不知道怎麼了，帶著發紅包的笑意，除了發放當日工資，還將手裡一疊刮刮樂依序分給大家。大家私下議論，老徐中樂透的傳聞是真的。

他左手拿著工資袋，右手拿著刮刮樂，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就地被剖成兩半。一半的他，想立刻去超商繳交積欠過期的水電帳單，另一半的他，從未「玩」過刮刮樂（他甚至覺得用「玩」這個字眼過於奢侈），好想馬上體會向來難測的命運如今正乖巧地在手裡等著被揭示，那種你可以掌握它的錯覺。

後者誘惑太大，令他開始翻找身上可能還藏有硬幣的所有地方。上午為了買一顆御飯糰，他已經將僅存的硬幣都交付給面無表情的超商店員。好不容易，他終於在被磨得顏色略淡的牛仔褲左邊屁股口袋找到一枚有黑色污漬的一元硬幣。

跨坐機車上，他曲著身子，在機車儀表板上刮開刮刮樂的銀漆。不消一分鐘，命運已經顯現。然而午後四點的日頭太燦，他將刮刮樂以不同角度查看，確保自己沒有眼花。

一、二、三。

他又數了一次。一、二、三！

沒錯，三千這個數字確實重複了三次，真的中獎了！中了三千元！

手顛顛地，他將刮刮樂塞進口袋，離開農田，騎進市區，走入彩券行兌成現金。他將現金揣在手中，步出彩券行時，覺得午後的陽光從沒這麼燦爛過，在他手裡降生了希望。

要拿三千元買什麼好呢？

他感到興奮，也感到迷惘。至今的人生，始終是今天追著明天的錢跑、明天追著後天的錢跑，從未體驗過，像這樣，錢自己來到面前，還可以自由決定它最終的樣貌。這種感覺太新鮮，讓他像什麼零食糖果都想要的小學生，心花

怒放。

當然，他心裡有一張必需品的待買清單，而每一項都已經在清單上等候多時。他蹲在路旁，仔仔細細，將所有物品的經濟效益都比較一遍。

一床新棉被，現在這床縫縫補補多次，每次補丁又縫上不同花色的新布，到後來也記不清楚棉被原本的花色。母親總說蓋得暖就好，誰管花色如何。一台小冰箱，雖然他們並沒有多餘的食物需要儲存，但夏天若能凍上幾支糖水冰棒也很好。可惜三千元應該不夠，買了還耗電。那一只新鍋蓋呢？原本的白鐵鍋蓋被熏得黑黑的，用那個爛炒高麗菜老是有股焦味。不過吃久了好像也習慣了。或者，一支新掃把，現在這支呀，掃柄斷了，只能用另一支也斷了的掃柄，兩支捆一捆、綁一綁勉強能用。能用是不是就繼續用，還要花錢買嗎？

掙扎許久，他決定買熱水瓶。他思忖，入冬隨時有熱水喝，母親會很高興的。而且三千元買熱水瓶，或許還有餘錢能買鍋蓋或掃把。對！就這麼辦！

他騎往家電行，在即將抵達的前一個路口，遇到了紅燈。

一群理平頭的小男生從他面前走過，他們相互撫摸彼此身上的全新棒球隊制服，熱烈的歡笑聲，讓他們像一支永恆的隊伍，走向更好的明日。他們還不知道，長大後的世界有多艱難，可能失學，可能失業，可能失婚，能夠讓他們與朋友一起投入棒球的無憂時光，只有此時此刻。

即使如此，他們還是比他幸運的。他自小隨母親四處打零工，從來沒有時間，也沒有多餘的金錢，能讓他加入隊伍裡。

如果，錢能變成那樣的一件棒球隊外套或上衣或褲子，那有多好呀。當然，不是給自己的，自己這把年紀已經用不到了，但是可以給狀況同他一般的孩子。那個孩子必會十分珍惜，成天穿著棒球隊外套奔來跑去，兩頰永遠有興奮的緋紅，睡覺時或許還抱著棒球隊外套，夢見自己站在投手丘上有多威風。

陷入美好想像的同時，宛如受到感召，他想起市區有間宮廟，定期捐贈棒球隊服給貧困家庭的學生。那麼，他應該把錢捐至廟裡！

綠燈亮起後，他將機車掉頭，急急往廟的方向前去。他將機車停在小小的廟埕，脫下安全帽時，還對著機車後照鏡理了理凌亂的頭髮，彷彿即將拜訪大人物。

這廟，他頭一次來，才知道廟拜的是文財神比干。比干剖胸挖心而死，被視為最忠最正之人，得以掌管天下財庫。幾乎被這個傳說所感動，他帶著敬畏的心在廟裡悠晃。

很快地，他發現，來參拜的人們，最後都匯流至神龕下，拿著零錢，蹲在那。奉祀在神龕下的，不是熟悉的虎爺，竟是一隻金聖孔雀！祂以開屏的尊貴姿態，坐在金墊上，而每根羽毛都在身後整齊展開，閃著金光。前方供著水杯與五穀稻穗，還有躺了幾枚錢幣的水碗，供信眾換錢。

換錢，是廟裡獨特的求財方式，拿自己的錢幣換取金聖孔雀的錢幣，當作錢母，保佑錢財滾滾而來。唯一規定是，只能拿大錢換小錢，放十元進水碗，拿五元或一元出來。若拿小錢換大錢便是貪。

摸摸口袋，他將方才刮開刮刮樂的一元放進去，輕緩無聲。他沒有從水碗拿走任何錢幣，只無求地用雙手敬拜。

起身後，一個轉身，他看見數座金孔雀像如藝術品般，一個個被框限在玻璃框盒裡，擺放在旁邊的木桌上。那些孔雀讓他看得入迷。他私心認為，玻璃框盒的孔雀比神龕下的孔雀還要美，沒有長年香火暈染上的燻黑，全身都散發著均勻的流金光芒。

金孔雀的美，太懾人。他從來沒有這麼渴望過一件東西。

「你可以將祂請回去。」一旁志工開口了。

請回去？他遲疑地複誦。

「對呀，你只要向文財神求到三個聖筊，就能用三千元將祂請回去。」

三千元。他身上恰巧有三千元。至於三個聖筊呢？他沒有擲過筊，他只見母親擲過。印象裡母親說，當你誠心向神明祈求而且是你應得的，祂就會給你聖筊。

他有些不確定，呆站在那猶豫許久。最後促使他鼓起勇氣、伸手拿了一對筊的，是「反正擲筊不用錢」的這個念頭。

他站在文財神面前，默念願望，擲筊。

得了三個聖筊。

當他提著玻璃框盒的金孔雀回家，母親問了來由，她靜靜地聽，沒有多說什麼，可能明白他鮮少想要什麼。

他們在神明廳整理出一個位置，為金孔雀安座，並擺放好廟方交代的香爐、水杯與白米。

看見自己的心願在這個家有一方之地，他感到有些抱歉，彌補似的，他對母親說：「廟裡的人說金孔雀招財，說不定我們很快就有錢買熱水瓶了。」

母親擺擺手，示意要睡了。

他一人，在神明廳微弱的光線下，靜靜欣賞燈光穿透玻璃觸摸到金孔雀所散發的光澤，像蝴蝶欲飛的翅膀，也像河流中的魚鱗。那些光彩在他移動的時候，也變換著位置，閃著，閃著，彷彿在打摩斯密碼。

他沉醉在光的摩斯密碼裡，答——滴滴——答——答——，宛如是金孔雀在說：請多多指教。

請多多指教。他說，並沉進很深的夢裡。

翌日醒來，桌上金孔雀不見了，玻璃框盒被推下地面，玻璃四碎，場面凌亂。他循著一片片碎裂的玻璃，來到廚房，看見一隻真正的孔雀，五彩的、立體的、活生生的，孔雀，正往米缸食米。

不是吧。這句話從他嘴裡低喃而出。

孔雀瞧了他一眼，又低頭啄米，旁若無人。

他從後院找了紙箱，與母親合力將孔雀驅進箱中。為了防止牠脫逃，上頭又嵌了另一只紙箱，挖了一個小洞，留下能讓牠探頭好奇的空間。他們盯著紙箱裡正在不滿啼叫的孔雀，陷入思索。

「真的是這樣嗎？」母親問，「你覺得真的是金孔雀變成了真孔雀嗎？」

「我想不到其他可能。如果是有人偷走金孔雀，他偷走就偷走，為什麼還留下一隻真孔雀？」

「有道理。」母親點點頭。

有了共識，他將紙箱放上機車，一路急行，來到廟裡。

「這個是？」廟務人員對於他將裝有孔雀的紙箱放在桌上感到不解。

「我要退。」他說。

他強調昨日求的是金孔雀，今日卻成了一隻真正的孔雀。他不知道這是什麼時興的詐騙手法，要人耗費更多金錢，總之他所交付的三千元已是底線，他沒有多餘的錢可以養一隻真正的孔雀。

「你說，金聖孔雀到了你家，變成這隻孔雀？不可能。」廟務人員也十分謹守底線，用力揮動雙手。

「怎麼不可能？事實擺在眼前！」

「這種事說出去沒有人會信！」

他們幾乎要吵起來。

辦公室走出另一人，自稱宮廟主委，好聲安撫他，並問：「照你說來，這隻孔雀身上有寫我們文財廟嗎？」

這句話，讓他啞了嘴，低頭抱著孔雀回家。確實，換作他是廟方，沒有名字的東西，要怎麼認呢？

「既然如此，好好養著就是了。」母親見他又把孔雀抱回來，如此說。

把鈔票養到消失，可算不上好好養著。

「阿母，鈔票回來了嗎？」他跑著回來，先倒一口茶緩緩氣。

「沒。你不是去李叔家找？」

「牠不在李叔家。附近我也都找了。」

「你會不會沒找仔細？還是牠故意捉弄你？」

他央求母親陪他一起找，鈔票最聽母親的話了。

鈔票。鈔票。鈔票，快出來，有祢最喜歡吃的玉米喔。母親在住家四周輕喊著，卻不見任何動靜，讓她也狐疑起來。

「鈔票是跑去哪裡？有可能是被抱走嗎？」

他搖搖頭。想到鈔票的脾氣，想抱走牠，定被牠啄得稀巴爛，況且牠的叫聲可是比警報器還響呢。再說了，鈔票可不是一般的孔雀呀。

好吧，縱使鈔票不是被抱走，找不到鈔票也是事實，該怎麼辦？

在家坐不住，他騎上機車，決定去幾個熟悉的地方繼續找找。老徐那，張老闆那，吳董娘那，都找了。就是不見鈔票。他們也一樣感到焦急，直問是怎麼不見的？

問得他支支吾吾、越發懊惱，懊惱自己當時怎麼會認為養孔雀是不難的，想著只要將好水、好米供著，就這樣。頂多，帶牠去散個步。

說到散步，他曾在牠脖子上繫了一條細細的紅繩子，細細的紅繩子在牠已經藍綠斑斕的毛羽上，特別出色，有種異國風情的瑰麗感。

初次出門散步，他不確定走前頭的應是人還是鳥，就像他往往也分不清，究竟是人溜狗，還是狗溜人。或許都有。但牠彷彿早就明白散步是怎麼一回事。像巡視領地的貴族，牠走在前頭，踏著高跟鞋般的細緻鳥腳，伸著湛藍纖長的脖子，以銳利目光掃視田地，未展開的長長覆羽也傲氣地左右擺動。

跟在後頭，他實在很想嗆這隻偽金孔雀有啥好神氣。宛如聽得見似的，牠停下腳步，視線回過頭掃向他，剎那，牠扭頭的身形剛好符合某種完美的陽光照射角度，瞬間金光瀲灩，像極那晚看見的摩斯密碼。

頓時他明白了，牠們確實是同一隻孔雀沒錯，縱使他無法理解牠是怎麼從

金的變成真的。

同一時間發生的事情還有，一根羽毛從牠身上輕輕掉落，羽毛甫落地的那瞬，他想伸手去撿，然而，還來不及眨眼，羽毛已經變成一張湛藍的千元鈔票。他拾起鈔票，全身都顫抖不已。

是一隻金孔雀無誤！

他連忙把牠抱起就跑，跑回家，滿臉撲紅地向母親說這驚人發現。

「阿母若要熱水瓶，我們再拔兩根羽毛，妳看好嗎？」孔雀身上羽毛豐厚，讓他覺得自己抱著一座金山。

「不行，這羽毛多好看，不能拔。」母親還是老樣子，總不把注意力放在真正的問題上。她撫摸孔雀毛羽那疼惜的樣子，像在撫摸一件她從未擁有過的漂亮綢衫。

牠感知逃過一劫，開心鳴了兩聲。

但他沒有放棄。拔的不行，自己掉的，總可以吧。他做勢要追，牠有靈性自然先跑，一鳥一人，一前一後，滿屋子跑呀追呀，不顧母親急急大喊。追到後來他也不要什麼羽毛，只是不想停下這樣久違的熱鬧。

牠彷彿也明白這只是一場遊戲，玩得更瘋了，直接飛越了狹窄的客廳。那身形與毛羽在空中形成一道美麗的弧線，引得他和母親先是大叫，後是拍手叫好。

好厲害、好厲害！原來孔雀會飛呀！

那些因為跑呀追呀而促飛起來又緩緩落下的，只有一些灰塵、毛線和蜘蛛絲，全是白樸樸的東西，沒有艷藍的紙鈔。但他們很快樂。很快樂。

自那天起，孔雀的名字就叫「鈔票」。但鈔票怎麼就不見了呢？

這件事像個謎，他來到大街上，沿路搜尋鈔票的身影，始終想不通。遠遠的，他看見孩子們圍成一堆，興奮撫摸著什麼。他湊上去看，是一隻毛色灰白蓬鬆的大狗，那狗毛又捲又長，連眼睛都蓋住了。牠乖巧趴在地上，任孩子們胡亂撫摸，也不生氣。牠的主人就坐在一旁街邊的椅子上，含笑看著他們。

「欸你這隻是什麼狗？怎麼毛這麼多？」一位小男孩不客氣地問。

「古代牧羊犬。」

「現在沒有羊讓牠牧了耶。」

遛狗人露出尷尬又不失禮貌的微笑，似乎也不急著去哪，從背包拿出了專

屬水瓶，往瓶蓋倒了點水，讓大狗解解渴。接著，又拿出狗餅乾，讓大狗舔得他滿手掌口水。再後來，他拿起梳子，一遍又一遍，十分有耐心地梳開打結的狗毛。有吃有喝有得梳毛，大狗看起來很是享受。小孩子也看得入神。

這讓他想起鈔票。相比之下，他實在自慚形穢。他曾讓鈔票有過這樣的好日子嗎？

小孩子的心是善變的，約莫二十分鐘後，他們問夠了問題、摸夠了狗、看夠了遛狗人對大狗的梳理，便一鬨而散。人群一散，遛狗人與大狗繼續前往欲往的方向。

「叔叔，你的錢掉了。」

遛狗人從口袋掏出衛生紙要幫大狗清理鼻頭時，一併掏出幾張千元紙鈔，落在地上，被其中一個仍站在原地癡癡追望大狗的孩子看見了，出聲提醒。遛狗人撿起藍色的紙鈔，向孩子說了聲謝謝。孩子心有所獲地跑開了。

啊，鈔票不見了，是不是在做無聲的抗議呢？

如果當時他也對鈔票說，你的羽毛掉了，而不是去想佔有那從羽毛變成的紙鈔，甚至去追趕牠、向牠索求，牠是不是就不會不見了呢？

他明白感受到，鈔票來了之後，生活的改變。倒不是變得富裕了，畢竟鈔票在那之後就不曾再落下羽毛。變的，是像被日光曬過的小石子，那樣微小、握在手裡卻覺得暖的片段時光。

像是，他會帶鈔票去打零工，在母親也外出工作無法看顧牠的時候。原先他很是擔心，擔心他提出請求後會被視為麻煩而遭解僱。

「頭家拍謝，可以讓牠在旁邊嗎？牠很乖的，不會惹麻煩。」他會先這麼說，怯懦的模樣就像小學生向老師保證，不會在上課時間拿書包裡的玩偶出來把玩。

幸好，人們的反應總是超乎他預料。

「你養孔雀喔？不錯捏。牠吃什麼？玉米吃嗎？」種茶的張老闆從家裡拿出一根玉米，才一會，鈔票吃得連一顆玉米粒也不剩。真是識貨，張老闆開心地說，那玉米是張老闆在家裡後院種的。離開前，張老闆準備了一袋玉米要他帶回去。

「哇，我第一次這麼近距離看孔雀。可以拍照嗎？」做鳳梨酥的吳董娘拿起手機拍照，不同角度都拍完後，又請他幫忙拍合照。幸好鈔票還算配合，乖

乖地讓吳董娘拍出滿意的合照。令吳董娘主動說：「欸，下星期有班，你還能來嗎？能來呀，太好了！來的時候記得帶牠來，我也想讓女兒看看！」

鈔票不枉為神明腳邊的使者，得了好人緣，連帶他也跟著受惠。打零工的同事開始會同他攀談幾句，問怎麼會養孔雀，好養嗎，都吃什麼？他起初很不習慣，回答得零零落落，久了倒也會了怎麼多聊幾句。

漸漸地，有人開始叫他「孔雀仔」。

原本打零工的，宛如遊牧，哪裡有工作哪裡去，這次見面的人，下次見面不知何時，便不過問彼此姓名。幾個熟面孔，大多也是埋首工作，鮮少交談，領了錢，頭低低地走了，忙著將甫拿到的錢，再交付別處。

有了孔雀仔這個稱號，認識他的人變多了，他認識的人也變多了，像是雙手雙腳滿是刺青的青仔。

青仔的刺青讓眾人下意識保持距離，可「神氣」罩頂的鈔票偏不，牠有次竟盯著青仔小腿上的飛龍圖案許久，彷彿讓牠回想起自己其實出生廟宇。

「欸，你這隻孔雀懂得欣賞藝術喔。」青仔咧嘴而笑，頓時殺氣全失。

「牠不僅懂藝術，還很白目喔。」

鈔票睨了他一眼，扭頭就走。這畫面讓他和青仔同時放聲大笑。自此之後，他和青仔總在現場互相照應，偶爾也一起捉弄鈔票，追著牠喊：來拔羽毛喔。他沒有告訴青仔那句話背後的深意，青仔從來也沒問過。旁人總誤會他們打從年少就認識，那般氣味相投。

生活多了新鮮事，與母親的飯桌話題也變多了，不再只是討論如何解決現實生活的各種匱乏。

「我今天又遇到青仔，他也來工廠幫忙搬鳳梨。」

「青仔，就是刺龍刺虎的？」

「對呀。中秋節，訂單多，要更多人幫忙。」

「你是不是說他無父無母？找時間，叫他來家裡一起吃飯吧。」

母親吃著醃黃瓜，也夾了幾片放進鈔票的盤子裡。鈔票果真不是一般孔雀，幾乎什麼都吃，喜歡吃的，還會纏著人家要。牠吃完醃黃瓜，又啼叫幾聲，直到母親又夾給牠。

「阿母，妳不要寵壞牠。」

「祂好歹也是神明，落難到我們家已經夠可憐，哪有寵不寵的。」

「我花了三千元耶，早知道就買熱水瓶。」看不慣牠囂張模樣，他偶爾會故意這樣說。鈔票自然聽得懂，使用鳥嘴去啄他的腳。一人一鳥又鬧起來，晚

飯也沒辦法好好吃。

母親想笑，卻咳起嗽來，咳得用力，似要掏肺。

「阿母最近好像常咳嗽，感冒了嗎？我帶妳去看醫生？」

她揮揮手，仍在咳。沒有熱水瓶，他想用鍋子燒點熱水，母親直說不用、浪費瓦斯。於是他也只能倒杯涼水給她。她喝了幾口，才緩了下來。

「看醫生是有錢人的權利。」她說，並且再三保證自己只是天氣變化有些不適應，過些日子就好。

沒幾日，一個烏陰天，母親病倒了。

母親被送進醫院，說是肺炎，至少要住院一星期。他頹然守在病床旁，凝視母親昏睡的病容，並試圖平緩高額醫藥費帶來的焦慮。那筆金額，他要工作三個星期才能獲得，卻必須在後日繳清。

許久，母親醒了，她看懂他的表情，以虛弱且顫抖的聲音說：「不要拔羽毛。」

他沒有回應。

「我在枕頭裡，咳，藏了一點錢，應該就夠了，你去拿來。」

他沒辦法提醒母親，那些錢在梅雨季時已經全數用在修補屋頂漏水上了。母親忘記了。他皺著眉。

「不要拔羽毛。」她又說了一次，伴隨著咳嗽。

他點點頭，不願違背母親的心願。但他不知道錢該如何來，於是他點頭的姿態是那麼凝重，感覺外頭天色又更暗了。

帶著毫不知情的鈔票，他開始更長時間的打零工。時間在他手上成為貨幣，白天所能兌換的金錢，相比夜晚，實在廉價許多，於是從前母親不讓他做的深夜工作，經由青仔的介紹，他也硬是接了幾份。

沒日沒夜的，早午晚餐都失去原本的順序，生活扁平得只剩下工作、吃飯、睡覺，不斷輪迴。

即使日子已經過成這樣，醫藥費還是付不清。護理師提醒時，他只能一直道歉，說，不好意思再給我幾天時間。當然這些話沒有給母親聽見。母親依舊虛弱，住院時間從原本一星期，延宕邁向第二星期。

孔雀仔，你沒事吧？有時候人們會這麼問。

他聽了一驚，沒有時間感謝他們的善意，趕緊把自己的疲憊收進更深的皮

囊裡。沒事，沒事。他會刻意睜大眼睛，拉開笑容，宛如透過開屏來虛張聲勢的孔雀。

他見過太多累、傷、殘的同行，與雇主配合多年，還是輕易被另一名沒有經驗的年輕人所取代。年輕人在勞動市場是永恆的夏日，旺盛，有勁，不怕暴雨與烈陽。而他已經是初秋。

他不能被取代，特別是此刻。他逼自己要做得比往常更快更好。當他搬運鳳梨不小心睡著跌倒的當下，他還是這麼想的。他幾乎是抓著那個念頭入睡的。

過了十五分鐘，有人發現他躺在一片零散的鳳梨海中，才終於把他喚醒。

吳董娘聞訊趕來，要他回家休息。他急忙道歉。

「拍謝，摔壞的鳳梨我會賠。請讓我繼續工作。我會把落後的工作補回來。」他擔心歉意不夠，邊說邊彎腰鞠躬。

吳董娘也不是雞仔腸烏仔肚的人，「不是那個問題，你今天這個狀況不能再工作了。你搬鳳梨，摔的是鳳梨，鳳梨摔壞了倒也沒什麼，田裡還有一堆。如果你今天是在生產線，不小心把手放進機器裡，那就嚴重了。你知道吧？」

他頭低低的。

「工資照一天給你，不會扣錢。回去休息。」

她走了，他還站在原地，等待事情有所轉圜。

幾分鐘過去，會計小姐牽著鈔票走來，並遞上工資和一顆鳳梨，再說了一次，回去休息吧。

他接過那些，轉身離開，彷彿接受了命運要他遷移至無光的另一端。機車似也不能承受這個結果，無法被發動起。於是他將工資放在胸前口袋，左手抱著鳳梨，右手牽著鈔票，步行回家。

路上，他沿著樹林的陰影而走，避免讓光點落在身上。那小小無害的光，對被陰暗所包覆的心來說，都太亮。鈔票異於往常安靜，張著牠的鳥爪，一步跟著一步，陪他走在這看似毫無盡頭的道路。

他對鈔票莫名生氣起來。

「你好端端的，變成真的孔雀幹嘛？我還要說服老闆、帶你上班，不辛苦嗎？在供桌上當隻金孔雀不好嗎？有人隨時獻上好吃好喝的，不是很好嗎？」

他接著說，「你看看你，跟著我，有什麼好處？被人家趕走了、機車壞了，最後只能走路回家。你又沒穿鞋，腳不痛嗎？」

「阿母生病了，我連醫藥費都繳不出來，你要是受傷了，我也幫不了

你！」

鈔票沒理會，仰著頭，繼續往前走。

「當落難神明好玩嗎？」他沒有跟上。

「我問你呀！當落難神明好玩嗎？」他又說了一次，語氣更重、音量更大。

「你到底沒事跑來這麼苦的人間幹嘛！」最後他幾乎是朝牠扔擲怒氣。

樹林變成回聲的走廊，沒有一隻鳥敢鳴叫，讓那些問句像山洞不斷往前綿延，追上鈔票的步伐。鈔票還是沒有回頭。

他追上去，把鈔票一把抱起。早已磨擦受傷的鳥爪，流下了幾滴鮮紅的血。鈔票似乎在生氣，沒有掙扎，但也不看他一眼，將頭撇了過去。哪有神明這麼倔強的，他嘀咕。毛絨絨的鈔票，心臟蹦蹦跳的鈔票，就這樣被他抱著。他覺得牠好真實。

在鳳凰木下他尋到一塊石頭，將牠輕輕放下，拿出隨身的 OK 繃，幫牠貼上。又拿出自己的礦泉水，往瓶蓋倒了一點，給牠。好啦，快喝吧，他說。鈔票喝水前，還用力睨了他一眼。這副愛生氣的模樣，他想笑卻忍著。

「想不想吃鳳梨？」他問。

鈔票假裝沒聽見。他也沒管牠，拿出小刀，細細削起來。

「削鳳梨，用小刀當然不好削，但還是可以的。記得以前家裡最窮的時候，連一把好用的菜刀也沒有，阿母就是用小刀搞定所有事情。」

「你聽過有句話是『鳳梨頭，西瓜尾』嗎？這兩個地方吃起來最甜。但是很多人都會搞錯，以為有葉子的地方是鳳梨的頭，其實相反了。」

講著講著，他已經削開常被人誤會是底部、實則為鳳梨頭的平坦處，去了皮，金黃果肉露出來，流出清甜果汁。他切了一片很小的鳳梨，放在瓶蓋上。

好啦，快吃吧，這塊最甜了，他說。

鈔票猶豫了幾秒，放下面子，終於吃起來。他也放了一片進自己嘴裡。啊，這個時節的鳳梨最甜了。

他們一人一鳥，坐在石頭上，輪流吃著新鮮削下的鳳梨，放眼前方欲熟的鳳梨田，看那帶刺的長葉彼此錯落。遠方的塊狀烏雲，正心事重重地飄移，好像不知道要去哪，同他們一樣。

然而，下一秒，強勁的風將烏雲吹遠了，降下纖細白光，照得鈔票全身散發似有似無的鱗光。

忍不住，他伸手去摸。那些毛羽，像柔順的河流，像溫暖的絲巾。可能鈔票難得展現溫順一面，任他撫摸，因而他感覺自己被無條件包容，在牠身旁有了容身之處。

「孔雀仔，你今天怎麼沒來？」是青仔，電話那頭傳來機具運轉的聲響。

「我在找鈔票啦。」為了找鈔票，今天的工作他都請假了。

「鈔票不見了？」這對青仔來說也是天大消息，青仔主動表明會幫他向打零工的問題，有沒有看見鈔票。

掛掉電話後，他又坐了好一會，才從街邊的椅子上站起來，繼續往前。遛狗人與大狗已經離開一段時間了。本來他只想理一理頭緒，一不小心就回到與鈔票共吃鳳梨的那日。他將那日記得好深好深。

他也記得那日後，走得不知是什麼好運，隔幾天鳳梨酥工廠的會計小姐打電話來，說是吳董娘幫他安排了薪水更優渥的晚班正職，並把他的機車修好了。種茶張老闆得知他的困難，每每見了他，都要他拿些東西回去，有時是玉米，有時是米。醫院說，母親可以出院了。鳳梨田老徐願意讓他預支下個月工錢，他用預知的工錢再加近日沒日沒夜攢的錢，把醫藥費付清了，接母親出院。隔壁李叔幫忙照看了母親與鈔票幾日，直到母親完全恢復氣力為止。青仔來家裡吃晚飯，只不過煮飯的是青仔，下鍋的菜肉還是青仔帶來的。還有那些喊他孔雀仔的同行，無論是遞來一瓶水，或一包小餅乾，都讓他感激不已。

這些幫助，他從前不敢想。從前他只有母親，兩人相依為命。他人，都是外人，非親非故，也不好麻煩叨擾。鈔票來了，為孤獨的生活投下了豔麗的小石頭，產生了透亮晶瑩的漣漪，往外不斷擴散、擴散.....

「今天怎麼只有你，鈔票咧？」

他走進鳥街，明眼的小陳一眼就看出問題。

小陳在鳥街開店，他剛「收養」鈔票的時候，小陳熱心地給了許多建議，因而有些交情。偶爾下班若有空，他會載鈔票來給小陳看一看。

被小陳一問，他盯著店裡的鳥籠、鳥籠裡的鳥，淡淡地回：「不見了。」

「不見了？要把一隻孔雀弄不見也不簡單耶。」

他很想說，啊那隻孔雀也是自己突然冒出來的呀。但還是按耐下來。

「到處都找了嗎？」

他點點頭。住家附近都找了，認識的人都問了，找到街上已經是找無可找，碰運氣罷。再說了，牠一隻孔雀，能跑多遠？

小陳將參雜各種穀類的鳥飼料，一匙一匙，倒進鳥籠裡。籠內的鳥，身上也有著鈔票的綠，令他看了刺心。鳥鳴聲包圍他，反而令他清楚想起鈔票在鬧脾氣的鳴叫聲，堅實，平穩，像小學隔壁班女生吹奏的直笛，也是那種毫不猶豫的脾氣。

「很多事情，怎麼來的，就會怎麼去。說不好，哪天鈔票就自己回來了。」小陳拍了拍他的肩頭，瞬間提醒他，還有一處未尋。

對呀，他怎麼就沒想到呢，那間宮廟還沒去！

他直奔宮廟，正殿旁的神龕上，依舊擺放數隻金孔雀，閃爍金光，等待信眾請回。他猜想，鈔票定在其中，正悄悄地觀察他。

然而，廟有廟的規矩，他先到神龕下的金聖孔雀前，將雙手恭恭敬敬地合十。他請求金聖孔雀能讓鈔票跟他回家，他保證，保證會好好照顧鈔票。為了證明自己並非貪圖錢財，他同時發誓絕對不拿鈔票的羽毛，若羽毛自己掉落變成紙鈔，他也會捐來廟裡，讓紙鈔變成窮人家小孩的棒球外套。

許完願，他將身上的所有零錢，全部投進水碗裡，頓時碗裡的水流出了碗的邊緣。他沒有從中拿走任何一枚硬幣，如同第一次來那樣。

他懷著忐忑的心，來到金孔雀的神龕那。幾乎是以古董鑑定師的心情，他試圖從那些看似毫無差異的雕像裡找到鈔票。他知道鈔票頭上的毛羽，有一根歪斜角度特別不一樣，如同比薩斜塔的傾斜是三點九七度，他有信心能分辨出來。

他一一凝視金雕像的臉龐，最終，失望得無法承受自己的失望。

裡頭沒有一隻是鈔票。

感受到餘光外的視線，他記起盯著他看的男人，是之前差點與他相吵的廟務人員。男人的表情似在問：怎麼，今天你又是來退孔雀的嗎？

他低下頭，避開男人眼神的詢問，毫無所獲地回家。

母親已經煮好飯菜，有幾道還是鈔票喜歡吃的。黃瓜。玉米。南瓜泥。母親見他孤身一人，了然於心，只叫他洗了手來吃飯。

湯鍋蒸著熱氣，也把人蒸得像一張受潮的紙，捲曲軟爛。

他悶著頭吃飯，好久才擠出這句：「阿母，妳說鈔票到底去哪了？」

「我到處都找了。附近，茶園，工廠，鳳梨田，大街，鳥店，連那座宮廟，都沒有人看見牠。」

「阿母妳不知道，鈔票雖然算半個神，但牠怕野狗，特別是黑色的。」

「牠要是遇到黑狗怎麼辦？」

「還有呀，現在天涼了，前幾天還幫牠窩裡鋪了毛巾。牠在外頭哪有毛巾可以躺？」

母親問，你是不是跟牠吵架，牠鬧脾氣就走了？

他急著說：「沒有呀，哪有跟牠吵架。」

「最後一次見到牠，牠就睡在那條有小花圖案的毛巾上。我特定存錢買的。純棉的，牠滿意得不得了。我就說，落難神明這樣也不差了吧。」

唉，定是你說話沒大沒小，惹牠生氣。母親說。

「不會啦，阿母，我平常都是這樣跟牠講話的呀。牠不開心啄我幾下也就扯平了。」

「而且，」他停頓，猶豫，「我還跟牠說，謝謝。」

「謝謝，牠在這裡。」

夜晚的外頭，經過一輛車，它的車頭燈闖進來又瞬地離去。他們在廚房裡，一起感受到了光的滿溢與光的消散。

蟲鳴從好遠的樹林傳來。經過了茶園與鳳梨田，也經過了鳳凰木林道，知曉路徑似的，最後穿越曬衣場與大門，降落耳畔。

可能是那道光，也可能是這陣蟲鳴，給了他勇氣，要他去釋放壓抑心底的問句。

「鈔票，要是就這樣消失了，再也不回來了，怎麼辦？」

母親咀嚼著米飯，夾了兩口菜，輕輕地說：「你就當作牠去了別人家。」

「別人家，有一個像我的歐巴桑，有一個像你認真打拼的查埔人，生活清苦，但不會虧待牠。」

「這樣想就好了。」

「有人比我們更需要牠。」

母親的話語，讓他整個人飄浮起來，飄在半空之際，俯瞰住家附近的林野。漆黑裡，他看見自家的燈，看見李叔家的燈。他努力飄得更高，看見的不只是這庄與庄後的山，還有這座與那座山頭，而一盞盞燈就亮在寂靜濃黑的山野中。在這樣的視野裡，他才發現，燈看似獨自閃爍且孤寂，其實正向彼此打出摩斯密碼，一閃一滅，連成了地面的星座。

他相信鈔票一定就棲身在某盞星光似的燈裡，平安，無事。

幾個月過去了，鈔票沒有回來，但他並沒有忘記鈔票，眾人也沒有忘記鈔票。他與青仔常常聊起牠。母親的餐桌上，還是經常出現牠最愛的小黃瓜。

後來，他在床底下找到了一根孔雀羽毛。一根沒有變成鈔票的孔雀羽毛。它在春日的陽光下，閃著翡翠的綠、寶石的藍，還有紅銅的金。他用手指旋轉毛羽，那些顏色也跟著旋轉，映得房間宛如湖底，收納所有跳躍的色彩。

那瞬間，彷彿又回到他追著鈔票滿屋子跑的歡鬧日子。

島嶼上的神祇——金聖孔雀

金聖孔雀為嘉義文財殿之文財神的「腳力」，供奉於主殿神龕之下，全台唯一。金聖孔雀祭拜方式特殊，以五穀和稻穗作為供品，信徒可向金聖孔雀「換錢水」，用大錢換小錢，祈求財運。文財神為殷商忠臣比干，據說比干受妲己所害，剖胸挖心而死。「無心不貪」，玉皇大帝便命比干掌管天下財庫。嘉義文財殿長年捐助弱勢教育基金，牽起國小棒球隊與文財神的美好因緣。